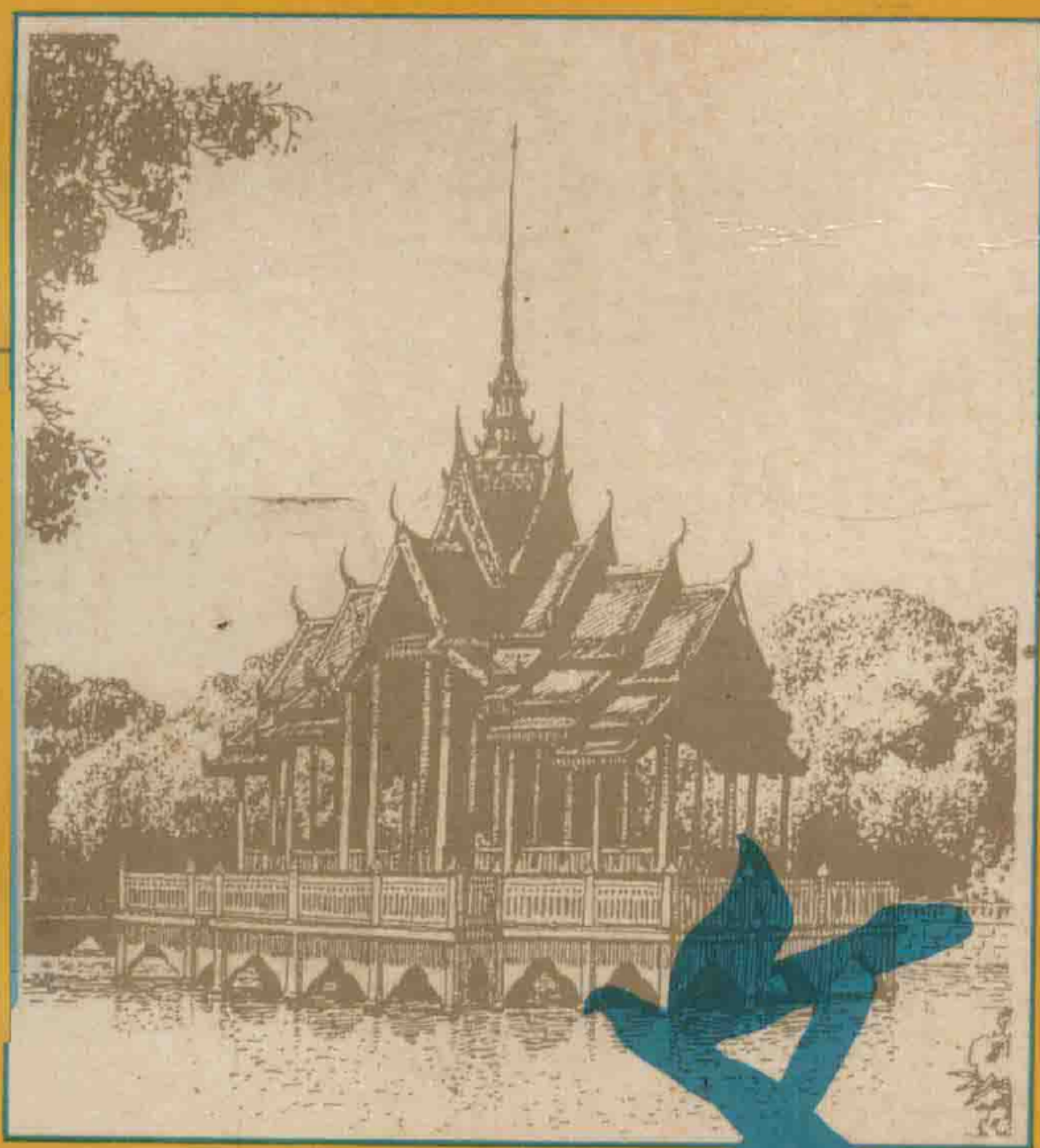


泰国华文文学初探

陈春陆 陈小民 编著



新世纪出版社

泰国华文文学初探

陈春陆 陈小民 编著

新世纪出版社

泰国华文文学初探

陈春陆 陈小民 著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信宜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980毫米 32开本 4印张 1插页 70,000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册

ISBN 7—5405—0452—8/I·74

定价：1.50元

漫游泰华文苑的好向导

——《泰国华文文学初探》读后

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赖伯疆

中南半岛上的佛教之国——泰国，是我国的友好邻邦。中泰友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早在公元前的西汉时期，就揭开了中泰两国交往的序幕，此后，世世代代交往绵延不断；中泰两国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，也伴随着政治交往而日益频繁，政治和文艺的交流，又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睦邻关系。

中泰两国人民的文化艺术交流，从明朝开始日趋活跃，当时，我国聘请了泰国人员前来办起暹（罗）语专修班，泰国也向我国派遣了留学生。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也于1802年传入泰国，并译成泰文传播。1903年，泰国曼谷创办了第一家华文报纸《汉境日报》，为宣传中国文化创建了重要的园地。辛亥革命期间，出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活动的需要，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人士萧佛成派人创办了《华暹新报》，后来，又由保皇党人创办了《启南日报》，但是，这些报纸都没有刊登文艺作品的版面。直到郑智勇主办的《中华民报》，才开辟了文艺专版《纪事珠》

(后改为《小说林》)，转载了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的长篇小说《命令鸟》、戏剧家洪深的话剧《赵阎王》等；稍后又刊登了当地华侨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。

但是，泰国华文文坛的新文学创作的真正兴起，是在中国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，特别是在1926年。当时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大屠杀，国内社会大动荡，东南沿海各省的许多文化人士，被迫南逃泰国，因此，泰国华文报刊和文学社团活动空前活跃。此后的60多个春秋，由于泰国和中国的政治风云波澜起伏的发展，泰华文学也经历过崎岖坎坷的发展历程。经过几番风风雨雨之后，中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日益密切，泰华文坛也经受住了严寒酷暑的磨练，迎来了文艺的明媚的春天。

目前，泰华文坛已经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作家队伍，主要的作家团体有泰华写作人协会、泰商文谊会、泰中文友福利会等，共拥有作家200人左右。这些作家团体活动频繁，经常与《新中原报》等报纸联合举办各种文艺比赛，有力地推动了泰华文艺创作的发展和提高。他们还提出“泰华文学走出湄南河”、“泰华文学出国”等口号，经常在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出版作品，并组织代表团到各国和各地区进行文学交流，或参加学术会议。1987年7月，以著名作家秦牧为团长的广东省海外华文文学考察团，应泰华写作人协会和《新中原报》之邀，前往泰国进行考察访问。随后，以泰国著名作家史青为团长的泰华作家考察团，也到我国广州、汕

头等地访问，进一步密切了中泰两国作家的友好关系。

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关系，我国东南沿海，特别是广东省的潮汕地区移居泰国的人数特多，全泰国有华侨华人450多万（有的估计有1000万人），其中祖籍潮汕地区的人又占了90%左右。在曼谷470多万人口中，会讲潮州话者近百万。潮汕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，以及大多数居泰华侨华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处境，促使不少人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，反映社会百态，表达人民心声，因此，祖籍潮汕地区的作家在泰华作家中占了绝大多数。他们观察生活的视角、创作取材的角度、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，既具有泰华社会的特点，又富有潮汕地区人民生活的风格。

《泰国华文文学初探》的作者陈春陆、陈小民先生，都是我认识的文友。陈春陆先生是泰国归侨，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们接触较多，陈小民先生现在曼谷经营旅游贸易业，我是在1987年赴泰国访问时认识他的，后来，他又随泰华考察团前来广州，我曾参与接待过他。他们俩都是潮籍人士，陈春陆先生在泰国生活多年，对泰国社会生活是很熟识的，陈小民先生现在还在泰国居住，对泰国社会生活之熟稔，自不待言。他们俩又都是早就参加过泰华文坛活动的作家，对泰华文坛的情况是非常了解，很有发言权的。这部书的编著，他们是具有很好的条件的。这部书的校阅者陈陆留先生，是泰华文坛知名的作家，所著甚丰，颇有影响，经过他的校阅，此书更足征信。可惜他已经过世，未能亲睹此书的出版。

拜读《泰国华文文学初探》书稿后，我有三个突出的感觉。首先，书中的论文以简洁的文字、紧凑的篇幅，勾勒出了泰华文坛的历史和现状的轮廓，叙述了泰华文学60多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，所涉及的史料是翔实的，所作出的结论是公允的。其次，书中汇集整理了149名作家的小传，介绍了这些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经历，是一个可贵的贡献。泰国社会是比较发达的商业社会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，都发生了巨变，文学的社会地位颇有江河日下之趋。文学创作尚且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，文学研究的处境更可想而知，因此，要汇集作家生平和创作经历的资料固然不容易，要进行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，更是难得有人问津。但是，本书的两位作者却知难而进，锲而不舍，日积月累，终于积聚和整理出100多个作家的小传，诚属难能可贵。第三，本书含论文和小传两部分，前者可谓是泰华文学的纵断面，后者可说是泰华文学的横断面，二者互相呼为补充，两部分结合起来读，更可以对泰华文学获得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印象。

当然，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，汇集泰华文学史料和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，都非一件简易的事，因此，本书也难免有不足之处，诸如对泰华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评介论述还不够深入，作家传记资料有的过于简单，等等。但是，无论是对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，还是对于泰华文学的研究者，它都是一本有一定的认识和史料、学术价值的好书，很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漫游泰华文苑的好向导……………赖伯疆 (1)

泰国华文文学初探…………… (1)

萌 芽…………… (1)

茁 壮…………… (3)

浩 劫…………… (11)

复 苏…………… (12)

坚 持…………… (21)

希 望…………… (24)

硕 果…………… (33)

余 话…………… (40)

附录：泰国华文文学作家小传(149名)……(43)

泰国华文文学初探

中国人旅居泰国，历史相当久远。但是，在古老的年代，那一些乘红头船冒险渡过七洲洋到泰国侨居的，绝大多数是缺衣少食、无田可耕、无工可做的极端贫困的农民，正如《旅暹潮安同乡会廿一周年纪念特刊》（1949年，第6页）所说：“……放大海，循广东、安南海岸线而至搁世浅，诞登大海之岸。顺风流，则两月可达，逆风流，则一年半载不定。甚至途遇风潮，桅折舵失，随风漂流而覆没者数数觐。故非大逆不道，或穷无所归的人，断断不肯抛妻子别父母，而冒此万死一生之险，以求其不可必得之财。”他们到了泰国之后胼手胝足，大多数进入瘠山荒地中去工作，也有稍为幸运的就留在京畿曼谷，干最低的劳力工作，譬如苦力搬工、人力车夫等等，直接参与泰国经济的开发，对泰国的繁荣进步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（泰国国王拉玛三世，特于曼谷挽力的“然那哇”寺里，用水泥塑制了一只特大的红头船模型，以表彰泰国华侨当年在泰国发展经济的功绩），但在文学事业方面，则还谈不到有什么成就。

萌 芽

清朝末年，因罢“科举”的关系，才有极小部分读

书人（多为破落户）到泰国谋生，但他们由于出身、经历的关系，多死守当年中国封建文学的残余渣滓，没有什么新的创造。

民国以后，才有几个半新不旧的读书人，在泰华文坛初露头角。知名的有侯乙符、林叶蕃、李怀霜、许超然、郑省一、萧佛成等。侯乙符的《诗钞》，许超然的《喷饭集》可以说是当年文坛的代表作。但这些著作，全用文言写作，内容都渲染着颇为浓烈的封建色彩。

一直到了1926年前后，国共分裂，国民党进行“清党”，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被杀，于是，潮汕各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，纷纷避祸海外，不少人到了泰国，他们主要是进入报界和教育界服务。当时曼谷出现了多家著名华文学校，如新民、培英、黄魂、崇实等，学生人数超过千人以上，学风大盛。那时，新文学才在泰华社会植下株苗，并逐渐茁壮成长。

泰国曼谷第一家华文报《汉境日报》于1903年创刊，之后陆续有《启南日报》、《华暹新报》、《中华民报》和《同侨》、《天汉》、《侨声》、《联侨》、《励青》、《国民》、《晨钟》等日报出版发行。当时，各家华文报开始设文艺版，刊载本地文艺作品，当时的写稿人多为报社的编辑和华校教师。除了日报的副刊登载文艺作品外，周刊和若干时断时续的杂志也有发表文艺作品，但却没有一份纯文艺性的刊物。

茁 壮

1930年至1939年期间，中国政局动荡，又有许多新旧文化人从大陆南渡，到泰国寻找生活，他们多从事文教工作，对泰华文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当时，泰国侨教和报业相当蓬勃，泰华文艺运动也由萌芽而趋向茁壮，各家日报的文艺副刊，都拥有青年作者，写作风气遍及各阶层，文艺版内容充实。同时，也开始有类似学生园地的青少年版的习作专栏。各家华校的校刊、学生壁报，均有刊载文学作品。

当时，热爱写作的青年们，喜欢组织文艺团体，集合数位言谈投机的文友，成立一个文社或学会，借各报的副刊版位，出版定期或不定期的文艺专刊。

其中，以“彷徨学社”的组织阵容最大，历史最久，该社拥有享誉泰华报界的知名作者方柳烟（名报人方修畅先生，已故）、郑铁马（即潮州会馆主席郑开修先生，已故）、黄病佛（已故）、谭金洪（存亡未详）、吴迺青（存亡未详）、林蝶衣、丘心婴（已故）、翁寒光、蔡苇丝、姚铎、陈逸民（已故）、巫余灰、巫客蓬等20余人，经常在国民日报上出版《彷徨》、《平芜》等文艺专刊及学术性期刊《天野》。

《彷徨学社》众多知名作者，成为当时泰华文坛的中坚分子，其中曾出版单行本问世的，计有：方柳烟的小说集《回风》；郑铁马的散文集《梅子集》；林蝶衣的小说集《扁豆花》、诗歌集《桥上集》、《破梦集》；

谭金洪的小说《禁果》、《洪流》；黄病佛的散文集《涂鸦集》、《椰风》、《死集》。

彷徨学社，为泰华新文学的启蒙和发展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迄今仅知的“彷徨学社”成名的社员，健在的尚有翁寒光先生和林蝶衣先生，都是近八旬高龄了，笔者1986年初赴泰探亲时，曾与两位老人谋面并向其请教。

翁寒光先生是中英泰三种文字俱精的知名人士，他曾把世界名著《战争与和平》节译成泰文出版；中国的《孙子兵法》也是他最早译成泰文出版的。

林蝶衣先生晚年力作的巨著《泰中大辞典》由于印刷费浩大，他竟谢绝自愿赞助印刷费的友人，大堆稿件宁愿置之尘封高阁。

方柳烟先生曾任旧日《中原日报》总编辑，他的饱学与正直的品格很得人们的敬仰。他已于两年前去世，晚年曾出版《柳烟诗存》。

黄病佛先生中年以后曾畅游泰国，集土风、民俗、风景的记载于一炉，写成巨著《锦绣泰国》，他死后许久才由李健南先生替他出版。

郑铁马先生曾任泰国潮州会馆主席，日本投降后曾出版小说集《玫瑰厅》。

其次是“椒文学社”，成员有许征鸿、郭枯、浪花、卢维基、康华等，该社先后在两个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出版《椒文周刊》，对泰华文坛也多贡献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

芦沟桥事变，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，激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侨的民族义愤，旅泰华侨也不例外。

1937、1938年，是泰华各日报齐心协力共同宣传抗战的年代，也是各方面文艺作者最多的年代，国内稍有胜利的消息传到，各报莫不抢先印出“号外”。这时期，泰华各报对各自的文艺副刊尤其注重。而且，各个热血的写作人，倾力写作“抗战文学”，因此，推动了泰华抗战文学的兴起。

那时期，各报刊都争聘知名人士主编文艺副刊。《华侨日报》的文艺副刊《华侨文坛》，是由知名作家黄病佛主编，后来由铁人接手。翁寒光先生主编的是《民国日报》的文艺副刊《新时代》，翁先生离开后，由黄病佛先生接办，即把《新时代》改名为《现代文学》。《中华日报》的文艺副刊《椰风》本是著名学者郭枯先生主编，但因为国际时局可能影响到当地政府的政策，于是，郭枯先生先一步离开，《椰风》也改由秋野先生主持，再由李止戈先生接编（李止戈后来是光华报的负责人）。

接着，《时报》出版，郭枯先生被力请，受聘编辑文艺副刊《水平线》。

《华侨日报》的文艺副刊，到最后是由丘心婴先生主编。他除主编《华侨文坛》外，同时还编该报的《文艺战线》。

丘心婴在当时编《华侨文坛》最为出色，主要是他关心文坛新血，对于初学写作的年青人不断提供意见，

鼓励新作者要深入生活，要写大众所切身的事物，文章才有份量。丘先生的意见，给予初学写作的年青人一个有益的启示。

《华侨文坛》版有好几个特点，这都拜丘心婴先生之赐。他组织了一批较有写作经验的文友，即慕兰、莫莎和邱健，对泰华各报刊上所发表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戏剧，每月分别撰写评论文章，指出各篇创作的优缺点，使作者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，也使读者对各篇文章的印象清晰和深刻。

该版还设有一个《笔谈会》专栏，每月提出一项写作上的问题，让作者和读者抒发意见，汇集刊登，由编者作总结。这个《笔谈会》栏，给作者们在写作上有很大的帮助。

此外，编者又发动一部分作者写《通俗文学》，以地方方言、撰写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文艺形式的作品，例如潮州歌谣、客家山歌、粤曲等……同时，小说和戏剧的对话，也夹杂着方言和反映此时此地的事物，使读者有一种生动活泼及多姿多采的感觉，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丘心婴在泰华文艺界中，人缘甚好，战后他曾任潮州会馆总干事，也破例地为会馆创办过一份定期的半文艺性刊物《潮州月刊》，对侨社的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发展，都作出了极大的成绩。后来他回到汕头，现已去世。

那时的泰华报界，出现两位对提拔新人及促进泰华文艺发展，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的老前辈：一位是《中华日报》的主笔张复炎；另一位是《华侨日报》的老丁

（李慕逸）。

张复炎在曼谷耀华力路六层楼大厦内居住，离报社较近，是闹市中带静的地方，许多摇笔杆的人，经常到他那边聚首座谈。他虽然上了年纪，但思想比较进步。他读过古书，能写旧体诗，但他却主张年青人应写新诗，他说，新诗是文学中一支轻骑兵，写作应着重内容，内容决定一篇作品的好坏。

张氏易跟年青人接近，他告诫初学写作者：“别吟风弄月，无病呻吟。”他要年青人多接触各阶层的生活，多读一些书。他认为：“一个文化人只懂得一国的语文，实在不够应用。”他主张应下点苦功学习和钻研当地语文，以及国际通用的英文。

关于写作问题，他力主内容不应为形式所束缚，他说，有时可转变一下，学写其他各种各样体裁，要写出自己的风格。

老丁主办《华侨日报》，在侨领陈守明、郭实秋等人的资助之下，他大力整顿报务，创增《晚报》和成本的《周刊》。同时，他力主对于报端发表的作品，给予稿酬。这样，泰华文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生力军，为泰华文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
此外，他还开辟了一个副刊《华园》，刊载旧诗，也刊载新诗和各种体裁的文章，让初学写作的年青人有机会发挥创作的能力和抒发自己的意见，对泰华文艺运动起了推动的作用。

金匠出身的文坛健将——亦云（林逸云），便是在

这时期中崛起的红人。这个高个子，身材有点儿瘦削的他，当时在曼谷万望街黄杏发店中打金银，与该店少东金石——也是《华园》的一位青少年诗人，在一起从事诗歌创作。后来，金石早年夭折，死时才18岁。

另一个应提到的，那便是《华园》中的裁缝诗人陈天钟（即铁人），后来曾主编《华侨文坛》，不过时间很短。

除了报纸的编辑之外，文友们还记得，当时有一位勤于跑腿的文友——许云烟，人个子瘦小，牙齿有点灰黑，他对当时文坛的稿源，曾起了从旁协助的作用。勤于跑腿，是做好联系工作的一个起码条件，许云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，他不但驰骋在新与旧两文坛之间，而且还是“小邮筒”的作者，他天天在服务版上，借“小邮筒”篇幅跟文友们通讯，甚至连当时《儿童世界》和《少年园地》的小作者，也在他拉拢之列。

由于“七七”事变的刺激，泰华的文学事业欣欣向荣，盛况空前。

当时泰华文学界组织的《读书社》和《诗社》等文艺社团星罗棋布，社员们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，投到各报文艺副刊发表或寄刊于文艺副刊。《华侨日报》的文艺副刊就曾出现不少的寄刊，如《我们社》和《今日社》联合寄刊《同路》；洛娜等寄刊《现在》；吕海、卢鸿寄刊《活力》等等。

根据可查的资料，1937、1938年，在《华侨日报》的《华侨文坛》及《文艺战线》，较有名的写作者如下：

莫沙、苇丝、花花、邱健、流泉、凤兮（许征鸿）、高戈、崇治、慕屏、慕兰、瘦怜、李钊人、叶衣、单笛、辣辣、斯里、陈礼士（亮夫）、巴尔、侠魂（冰火）、鲁心（王迺诺）、胡俊、绿流等。

绿流（即后来的陆留），毕业于汕头海滨简师，后旅泰。1938年8月返国参加抗战。据知，随后离泰回国的，还有侠魂、鲁心、辣辣、白尼、瘦怜等多位。绿流在《华侨日报》文艺版上发表的作品，于1940年编成散文诗集《椰夜篇》在香港出版。他的散文诗风格新颖，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，争相传诵。

据笔者所知，陈礼士、巴尔、鲁心，现仍居泰国，胡俊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曼谷病逝，侠魂于1966年在新加坡逝世。

根据丘心婴在1938年《华侨日报》新年特刊上发表的《华侨文艺界透视》里的不完全统计，1937、1938年，泰国的文学团体及文艺刊物，就有39个之多，特录出如下：

刊名	编辑者	执笔人
前哨	南哨读书社	浩荡、烟筒、伦、贤尊等
钢笔	一群社	立惠、热燃、人云、方涛等
心声	心声诗社	金石、烈焰、庭雪、田江等
今日之群	今日社	秋谷、鲁心、傅燊、侠魂等
菩提树	蚂蚁社	牛及、文烟、思宁、野平等
海波	海波社	温芳、陈葵、丽珍、贝等
再生	再生学社	有禄、振明、刘能、黄华等
杂工	夜谈杂文研究社	鲁愚、铁马、克基、罗平等